



詩經說約

三之四

□ 12
3315
2



口 12
3315
2

詩經說約卷之三

三

邶之二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通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宋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白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熱揚 彙參訂

新田

文殊
文庫

昭和十八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氏贈

詩經說約

卷三 國風

鐵筆

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太抵今懷衛澶
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
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
此下十三國皆為夏風焉

孔疏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
立卒子克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主夷主命為衛侯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
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
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政百
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
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殺桓

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於濮迎公子晉於邢而立之是為

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

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

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

文公

畿緝周南國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
以邶鄘先衛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

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太全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

桑中言沫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

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

詩經卷之四 卷三 國風 載 衛 風

得詩之地而係之也。○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抑、鄘、衛，皆衛風也。衛，福机於祿，唐、魯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

麟按：沈仲容類考，康叔子，曰牟伯，今據子洽通畧，實康伯名牟，牟，走伯，走字，通略又作，董，董侯，作，僖侯，義同也。胡默年頌，皆宣公子。○孝伯，類考作考伯，魯詩世學又云考侯，世學又曰康伯，即康叔，以為其化州之伯，故至貞伯，四世稱伯，析為二人，非也。成康時，謚皆請命，故王無父子同謚。

之理耳。嗣伯名建，云有建伯，則誤以名為謚，而又析為二也。實則精伯承嗣伯，又頃公之後，即繼以釐侯，相去百十年，不知其間有簡侯、元侯也。然亦未詳孰是。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不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為舟，舟堅，雖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甲煥柔順，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太全朱子曰：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其所

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不足及也
 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問柏舟者
 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與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
 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通解或以為莊姜之詩朱傳疑而未信說者不可遽用
 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凄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
 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
 是顯說見棄而反是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
 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為賢婦人
 也舊說以於舟之堅比已德之固失詩氣矣○中間說憂即是
 說不得於夫說愠於羣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都不直言若

一語稍不合渾即是愆夫一語稍不自問即是揚已此說詩者
 賞求之言外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謂也往愆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愆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
 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麟按集傳既字又字即上四句各有頭項不可以兄弟即匪
 鑒往愆兄弟真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
 事也陸聚曰曰愆言不相入而反致我之自取固哉高史之詩
 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

轉席可卷而改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
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太全慶涼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金備而無久闕閉習則
後吝而不生疎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惇惇有標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眾妾也言見怒於眾妾也觀見閉
病也碎附心也標附心貌

嚴緝標本訓擊故標然為附心貌
輯錄爾雅注標推胸也

大全孔氏曰寤覺之中附心而手探也
講意閱謂謀孽侮謂侵陵正愠於處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汗不濯之衣奮飛如
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

眾妾當卑今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
煩寃憤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孔疏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鼻陶
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禮運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

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
云微謂不明也以為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若食則日月同

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
疎義憤心亂也眊蒙蒙目不明之貌

大全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有未和平意朱子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手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綴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六帖煩寬心煩而屈抑也曠眊心聾感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於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之意

柏舟五章章六句

麟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向後貼口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皆以此填入語中謂心匪茹便是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兄弟之怒羣小之愠皆由不得於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向說最當也通詩命意厝句亦精甚斷非後代詞人之髣髴開口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矣又此二句是比此下竟接餘論却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詩中如此法者甚多胡迭而微綠衣黃裏下竟接心之憂矣亦是如此○周南螽斯固通篇是比喬木漢廣江汜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雜直陳而托物起咏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說家於此比之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

此從來相沿而據理即謬欲為一概芟却也。此彼柏舟亦沈其流下接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激綠兮衣兮綠衣黃裳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語如蠶蠟矣詩只要六義分明然亦有從來未出者必待涵泳而後得之。○集傳固曰眾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綠衣黃裳以此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然此說詩之語而非詩語也。今詩家或咏花以喻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現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二句自作說詩之詞而言以下既入口氣但云沈然水中而已遂以故其隱憂之深接之解經正法畢竟

如此後復變為云云者但取理明不復顧口氣之難亦因例已在骨後可類推也

綠兮

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此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平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感於嬖妾夫人莊姜賤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裳以此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釋文謚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甲也媮也

嚴緝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

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點平聲。說通綠兮二句言綠以為衣已自潛矣况又黃裏黃裳乎二句凡三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此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嚴緝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又失位矣

麟按憂曷維已自頂綠衣黃裏憂曷維亡自頂綠衣黃裳各曲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君流摛切不可用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此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訛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女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麟按伊無訛兮亦頂少女得寵實獲我心亦頂色衰見棄各尋頭項方見清楚蓋少女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二

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着落不可牽混也然此理雖先輩如王文恪輩未有解者○前章注曰亦思古人有嘗遭此此字指

少艾得寵也。此章注曰：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此字指色衰見棄也。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說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以章還章句還句，而不求畫添至足矣。○說于其反與，洛叶風為情，反與心叶魯詩世學曰：說叶音夷，風叶音分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大全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也。

嬀入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鳥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

嬀也。歸，太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嬀入之子州也。弑之，故戴嬀太歸於陳，而莊姜送之。

作此詩也。

釋文：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即衛桓公也。

孔疏：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也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太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嬀者，經云：莊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毋不當朝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太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太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

歸也。太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此詩見志。知歸是戴嬀者，經云：莊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毋不當朝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也。言太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左傳曰：太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

反此即去不復來故謂之太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美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之子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以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已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嬀也。嚴緝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文曰：泣，無聲之涕也。陳澤波傳曰：自目曰涕。

太全者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楮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于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麟按：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飛之燕，常相隨逐，則非也。此只與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與亦至四句便止。瞻望二句，又是摹寫既別後事。差池二字亦是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而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與之最有取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興，兩人可以類推。

燕燕于飛，頡頏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仲氏任之。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浚。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既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六帖。事實淵深。德之蘊於內者。溫和惠順。德之著於外者。○輔氏云。以恩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

麟按。末二句。斷。玉。隲。別。丁。掌。言。○上章之南。疏義。木。全。叶。尼。心。反。此章之淵。叶。一。均。反。○文獻通考云。毛詩補音十卷。吳棫撰。其說以考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菴。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械。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通考。又云。王景文有詩。總聞三卷。共為十聞。一曰。聞音。二曰。聞訓。三曰。聞章。四曰。聞句。五曰。聞字。六曰。聞物。七曰。聞用。八曰。聞跡。九曰。聞事。十曰。聞人。其標自佳。甚可見音與章句。皆古人之所急急也。惜乎其書不傳云。

燕燕四章章六句

麟按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杜預注戊申三月十七日則皆桓王之元隱公之四一
年內事也蓋未幾而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
被弑之後州吁未殺之先當春夏之間見燕托興宜也州
吁之殺也石碯實誘其子厚從州吁如陳而告於陳使執
之遂殺於濮即此詩之送疑亦有以感動於陳焉豈但太
義滅親功在石于乎杜注又曰厲戴皆謚孔疏曰暴慢無
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也則戴姁非生時既稱斷不可
入陳國侯爵虞舜之後魯詩世學曰戴姁陳桓公庶女
日居月諸昭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

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
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昭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人而
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
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麟按下土者遍詞也言無不昭古處專以夫婦之倫言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
報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首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
賦也日居月諸出首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
詩經卷之三 國風 十一

也。悍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麟按德音無良從來有兩說一說德音活套語無良方指而言
之謂其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也一說待已之德音只
言語便是無良謂皆出戲慢如今人言沒好說話意思

○日居日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高我平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失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益憂思疾
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猶也言不循義理也
麟按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汲悲極痛之詞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語類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

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益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
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

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姜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
風當先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是

麟按曾詩終風日月燕燕三詩次第適如前說然皆列衛
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裝教中心是悼

此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

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
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
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

慢無常而菲姜正靜自守所以作其意而不見答也

六帖終風且暴即是說非公以十不須補出正意

麟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以說終風大氏有意無意之間

詩家常法也○詭而浪非常詭也笑而款非誠笑也曲盡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此

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

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六帖蒙霧閉塞不開之意

講意莫往莫來言不肯往來以顧已之意猶諺云不來往也

麟按思叶新才反然據吳棫補音來亦可音登故大全霾又叶

雖也則思當讀如字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不日有曠言既曠矣不旋日而又曠

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氣嚏也人氣感傷

閉鬱又為風霧所蔽則有是疾也

呂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辭也

大全勑病寒鼻窒也

麟按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氣閉而成疾然寤後

章當側下才伯曰風霧所蔽又是一項意不重也

○曠曠其陰也也其靈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此也。曠曠陰貌也。雷性發而未震之聲。以此人之狂或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呂詒蒙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陰也。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六帖懷懷抱不釋之意。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闐闐用兵。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闐闐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士功也。國國中。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

國之民或役士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尤甚也。

輯錄鋒兵端也。鏑朱鋒也。李廷仲曰。去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通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於下章有礙。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神。味詩人含藹之意。似不言

鋒鏑死亡。而有憂於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淡無味矣。朱註云。

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麟按。魯詩世學曰。南行者。鄭在衛南。

從孫子仲乎。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鄭傳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救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及衛人衛人伐鄭。

孔疏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宋殤公之即位公

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言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甲賦出兵故謂之賦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先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備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

亦從之。衛告可知。

呂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嚴緝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若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所從非其人也。

麟按。集傳但云與免同。而疏義大全叶救衆反。則仲宋仲一韻也。

○妾居妾處。妾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妾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返離次。無關志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於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

而期以偕老也。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或云。死生之期。極為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故也。愚滯可笑。

麟按。手老。集傳無音。疏義大全。老叶魯咏。反則闊說一韻。手老又一韻也。六帖同。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

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釋文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

麟按潤活一韻洵信又下韻○此章連上為一不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

太全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天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室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

比也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我子幼而育之其劬勞亦甚矣木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

巖緝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之情事樂故曰凱風棘酸棗也山

陰陸氏曰棘性堅強骨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曰四月棗葉生

凱風之時也觀風云園有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又釋木棗注

引孟子趙岐注云棘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棘棘小

棗非美材也

麟按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南疏義太全亦什尼心反兩句一韻也與燕遠送于南同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詩經卷之四 國風 卷之四 國風

興也聖人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言飢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與。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食之而去也。

麟按：飢風自南何等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以興母氏聖善而我七子之中乃無令人本一直意集傳故以復以尚多一層。今既訓善則聖善只對無善大概語耳勿泥。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與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賦滋於

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故此。

大全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亦嫁也。

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不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為幾諫則為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為已非亦寬為母地真孝子之言也。

麟按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

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至此凡四見矣

○現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現皖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

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麟按孔氏曰上章言寒泉之不知此章言黃鳥之不知也俱反

興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緩也懷

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

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麟按亦反興也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言內便有憂慮不自

得意以與上舒緩對照此當意會而得之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

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嚴緝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

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

麟按思君子而至於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也反

矧處俱埋伏在內一雄雉雄字亦稍有意疏意通解俱云興已

之思念勞心不可從展矣二句作一氣讀展矣亦絕列勞心不

可四字讀佳。○詩恐只是一兩人擬作。不然兩婦人各為一詩。而下上其音實勞我心。一章之中同者句二何偶合也。只不然則古人之詩亦當如今時文固有用套必用之語。而更之豈其然邪。此當起古人問之疑可釋耳。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既云能來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六帖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見日月之往來而念君子之從役不知其幾更日月矣。能無思乎。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道之云遠不知何時來乎。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而不來則似與體且非詩人語氣。大抵詩人之言雅淡和平不必求以深不然反失其旨。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忒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忒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愆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韡之不同。○止齋陳氏曰忒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忒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忒故忒者常生於嫉求者常至於枉也。○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忒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通解君子之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於夫而重者詩人渾厚處

也。六帖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平恩之最深氣

切處沿情之作至此可謂說盡哀曲矣平風苟無飢渴亦此意

胡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太呆。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淺則厲深則揭

此也匏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
策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
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淺行

也。首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此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

麟按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蓋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

句另下截而疏義從之也然玆集傳本融洽似此正多一折詩

人因物寓指大都有意無意之間不甚為此拘耳且深厲二

句注疏及子由俱各自為說與集傳不同何得深涉獨從古解

乎云匏有苦葉者匏苦本供濟而有葉則未堅只苦葉二字約

撮多少意自法神品也匏苦於甘本是兩物傳曰匏謂之瓠誤

耳國語叔向云匏苦不材於人供濟而巳是也陸義曰水自帶

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著裏衣而渡也然爾雅止曰繇

膝以下為揭則虛却中間一段矣故孔疏又曰其實由膝以上

亦為厲正以褰衣以衣為別耳孫炎曰衣涉瀆禪也或褰衣竟涉則露濕故行者別備此禪乎亦可從○嚴華谷曰免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舟是也與厲揭實兩截然上二句主水之難渡下二句主渡之當量亦自可理會周洽不必甚泥首句○腰舟歐本義作要舟尤古雅六帖裏衣禪也孫炎曰褰衣褰裳也○疏義上二句主必不可行者言下二句主可行而又應斟酌者言亦是然玩集傳只言當量度禮義見昏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遠為教以渡之之方也詩要看得精細又須活況且同一深字而判作兩樣終未免費手脚○有瀟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瀟水滿貌鷺雉鷺軌車軌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牡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此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太全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軌也從車九軌車軌前也從車九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雞叶矣○廬陵羅氏曰曲礼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竹房張氏曰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牡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獸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詩經言終
卷三
詩經言終

麟按疏義車輪輾地處為轍孔疏軌車軌前也。駮軌以上為軌。詩緝又作不濡軌蓋軌范範通也。然後集傳則言不濡者但指輾地處自佳。○軌集傳叶居有反字彙叶居九反音九。

○雖雖鳥鴈旭日且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雖雖鵲之和也。雁鳥名似鵲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雁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且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孔疏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鵲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昕時則

此雁不兼親迎。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箋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直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一行事矣。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

大全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朱子曰凡費用生雁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

麟按集傳雖言納采用雁又言納采請期以且其實請期亦用雁問名納采同日矣而納吉納徵亦以且但舉兩頭義未全也或欲增納采至請期一至字以全包六禮則離離句又不可施於納幣恐首二句以會大意約說為長且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禮而下二句始着人而言則意亦重如迨等字而不主胥胥分疏只要曉太段也納采授雁賓降而出矣擯者出請者不必實之事有無也賓乃復執雁請問名是又一雁而但同日耳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既吉矣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納幣以幣而不雁者餘禮無幣故用雁幣則不復藉雁也然愚意徵或是徵聘徵字儀禮賈疏曰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曰

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鄭云誰氏者嫌也不必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納采納吉納徵皆言納而名言問期言請者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畧絲微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也又禮書曰士昏贊用雁者不以死贊亦攝盛也現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練紉脂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贊以雁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蓋大夫執雁士執雞而昏禮士亦用雁是攝盛也

招格舟字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此也招格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此男

詩經詩經
卷之三
三

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從也。
大全孔氏曰：王逸云：以手曰提，以口曰召。

乾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
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
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設之以婚姻常理。四章
則言人當有可有不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
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
以濟涉之事為此。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人以
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六帖通詩皆微詞隱諷而未嘗明指其失。三章特存古義

而亦未嘗一及今事。訛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蓋男女之
事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如蝦蟆。卒章則諷意
俱厲矣。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無以下體。德
音莫遠及爾同死。

此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詩蔓菁也。菲似薑。莖葉厚
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
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天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
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芣菲者不可下其根之惡
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下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

詩經詩經
卷之三
三

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孔疏釋草云須葑菹孫炎曰須菜名葑菹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蔓菁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菹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木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菹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茹也郭璞曰下瓜也孫炎曰蒿類也本草又云菲蔥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澤地似蕪菁葉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蒿莖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丞嘗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茹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茹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其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茹也蔥菜也

二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蒿而非蒿故云蒿類也蕪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蒿類謂菲也呂記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蕪言其感也陰其成也兩也

疏義此章正言夫婦之道

講意上四句喻夫婦成於和而申其當勉於和。下四句喻夫婦在於德而申其當取天德。一二五六是比。三四七八比外意也。上段重和。上夫婦和渾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曰勉勉見得便有。所不同務勉強以求同句也。須重夫之與婦上說同心即是和。怒則和之反矣。下段重德上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意。但此處且虛莫違言其後之不相背而前後一致也。同死即偕老

意

六帖。龍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麟按。怒。暖五反。與兩叶。死。與菲叶也。大段。此篇四句。一截之法。

更為分明。但第四章稍異耳。芥。吾吳中之常菜。蔓菁。別種不必。

即為一物。則以此類推。他解淆混。亦必有之。且芥不聞食根。而

根又有菜惡之時也。魯詩世學云。菘音秋。秦燕齊雜謂之蔓

菁。根巨。甚美。生如梨藕。莖似薯蕷。江南謂之菘。種失其時。則根

小而苦。然則葑又為菘。七名之外。又一名矣。必是附會。爾雅菘

當郭璞曰。根如指。正白。可啖。華谷亦載之。魯詩又云。木瓜。出福

建。諸處北方亦時有之。蔓生於土中。根甘脆。春夏間變苦澀。然

菘與木瓜。不知果是此非否。皆存而不論可也。名物疏須查

蕪郭注。發蕪。似羊蹄。方言云。其小者謂之辛芥。其紫華者謂之

蘆蕪。坊記注云。蔓菁。本草圖經云。蔓子。通志云。塞北名九英。則

又五名。殆十三名也。益可笑矣。嘉話錄云。三蜀之人。今呼蔓菁

為諸葛菜。吾吳中園林近遍。有此種。紫華可玩。莖葉甚可食。冬

有根可斷食。則未驗也。蘆蕪疑即蘿蔔。辛芥陸佃云。子如粟。食

之隨淚。所謂吳中常菜者是也。本又各種。不足相混。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迤。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藟。藟新昏如兒。如弟。

賦而此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藟屬也。詳

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

行於道路。遲遲不進。益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

言終詩終
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過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茶雖苦
苦反甘如薺以此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
其新昏如兒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
望矣之情厚之至也

孔疏歲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歲及十歲千里皆期限之義

皇記韓愈譴瘧鬼詩云白店為門歲蓋以歲為門閭也必有可
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嚴緝陸璣云茶生山由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顧氏家訓云茶
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本草云薺味
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誰謂茶菜苦乎此我之見棄其
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菜甚言已之苦也○經有三茶一曰苦

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此茶苦及唐采苦菜苦絲薑茶如酪皆
苦菜也良相以薺茶參委葉也鄭有女如茶英茶也鴉鴉予所
將奈傳云英茗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茶之類

麟按齊集傳音此詩記薺禮反詩爾雅之上濁讀當如劑也與
第叶幽采茶薪樗亦是此茶苦茶字字彙門內曰歲一曰門限
○困學記詩曰詩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
以薺茶參陸草也

○注以渭濁湜湜其涎宴爾新昏不我屑以與逆我梁母發我
我躬不問遑恤我後

此也注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箕頭山東至永興
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言然言然
混混清貌。注水清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振石障水而空其
以通魚之往來者也。寄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
容也。注濁渭清然。注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其見。由二水既
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清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
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顛覆然其心則固
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
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此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
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
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
涇水渭水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

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于六百八里入渭。即涇水入渭
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
濁涇是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
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
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
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
麟按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

詩經卷之四
國風
麟

甚也。婦人自陳其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將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孔疏：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進說已本勤勞之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生民云：訖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以之，故取名為鄰里往救，謂營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呂記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大全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則可見

其動而不怨

麟按：集傳此章釋興體處稍異，當依例求之。睦鄰我德中，一事終亦必有餘後能之也。救居尤，反與舟游，求叶為韻。孔氏墮事難易，期於必成，看得甚活。取同欲使有者不至於無，而無者終不至於有，頗滯不可從。

○不能我悔，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情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汝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費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

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能忍謂至於恐懼之中能鞠謂至於困窮之際亦通

呂記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憤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箴緝傳賣物出手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

麟按售市周反與離叶也
○我有旨畜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沈有履既語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既
與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沈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墜息也○又言

我之所以蓄聚美菓者益欲以禦冬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若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大全容齋項氏曰沈水涌也其勇如永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抄則其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義也再言之者言表之甚也微猶非也中
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范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
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哀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
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太全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
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二
微字義不同○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
於衛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
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麟按孟子注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禮郊特牲又
曰寓公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二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語類問式微詩以為勸邪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
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反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
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今人多被此乎札
義二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看詩人之意

麟按方伯連帥字亦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此任但救
恤鄰國義所可為耳故六帖易之以鄰國○王雪山
曰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泥塗是也古性以為二邑

名李廷仲謂其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三邑之理。今從諸家。

旄立之篇。今何難之節。今叔兮伯兮。何多目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說開也。叔伯衛之諸良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寓於衛時物交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篇長大而節疎濶。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篇。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多目。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太全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威而密。既長其節開而疎。

麟按葛與節叶。伯與日叶。葛居謁反也。以兩何字相呼為興。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目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久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於是。

孔疏王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揚之。青蒼色同。大夫

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非蜡祭與
在家之服知為狐裘裘也蒼裘既施禮無明文唯王藻注云益
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裼之因言益玄衣之
裘兼無明說大夫士玄羔裘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
青是以王藻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
端之裘也左傳曰士羔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
此傳為說黎國在衛西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
在衛之西也

麟按魯書世學云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

瑣今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

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
臣寔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言流離患難之
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旒丘四章音四句

說同上篇

疏義衛有他國之詩本篇式微旒丘河廣作於衛者也戴
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詩錄為衛
而作者衛國之詩傳

大全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目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
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味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
怨也四章衰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

詩經卷之四 卷之三 國風 賦 旒丘

異國而相為救。荀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
 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三山
 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
 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
 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觀今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
 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
 伶官。

孔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
 職者也。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
 吏之列。必非樂止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
 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故亦以武定天下。
 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
 必始自武王也。

呂記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
 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
 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
 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
 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

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改仲子之宮將萬馬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疏義言于則有威禮記朱子王威冕而舞天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千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鼓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鑿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以紛戚斧也王戚以至飾其柄

太全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頑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

麟按下文言執籥秉翟則此詩本及文舞東萊亦誤

頌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纒如組

賦也頌大也侯侯大貌纒今之纒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繫系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子執籥右手秉翟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大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絺赤貌渥厚漬也絺赤色也言其頰色之充潤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頌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發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釋文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

孔疏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實之初筵云籥

舞笙鼓公羊傳曰。箭者何。箭舞是也。澤。澤清也。音漬之。久厚而有光澤。

疏義。工皆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轉錄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

上拜。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

太全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爵。廬陵李氏曰。詩

錫爵。謂此獻工之禮也。

麟按儀禮鄭注。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又燕禮經文。於

送爵。下云。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

爵。此祭遂卒爵。辨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皆言賤不

尚禮之意。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此言祭未與燕飲。說不合。

散。受五升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解。四升曰

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觥。禮書。爵所以為尊。所以

為文。齊由陽來。故執蓋於左。文由陰作。故東置於右。爵。程緒

爵。一韻。故程叶直角。反。緒叶陟略。反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與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

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

也。又曰。西方之人。首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

於衰世之下。因而思感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麟按榛者山之所產。苓者隰之所產。西方美人。則我思之。亦有

也。本是正與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

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至四句便止。彼美人兮。西方之人。而不得見之辭也。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三四讀斷五六五起。則方有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滾說。亦不成文字矣。大約此等皆自我輩洗發而出之。○西方美人四字渾說。精言之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拆開。猶弄說。

簡考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婦性而把關。譬則猶蒸其臍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陸披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豈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變好貌。諸姬謂齊姊妹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然之泉水西流於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太全謀叶謨態。及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慮音團。麟被發。泉始出也。亦有意。亦流于淇。言出於衛。流亦於衛也。靡日不思。亦言思之常在。衛沈無回。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傳曰。為歸衛之計。須辨。○疏義曰。泉水流淇不

易其地也。思衛不忘其慮，以彼此皆有定向為與也。後二句另起。

姊

○伏宿于沛，飲饌于稱。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賦也。沛地名，飲饌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稱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爾。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軼，為行始。

詩傳曰：軼，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軼涉山川，然則軼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玉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軼祭酒脯，祈告，知大夫處者，於是饌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軼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大羊可也。木取棠，馭平輅，及祀軼，遂驅之。注云：封王為山，象以善為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檝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軼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聘禮：系民，轉矣，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軼者，軼，讓之名，與中霽行神之位同。知委玉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也。天人云：伏，亦如之。則天子以犬伏於軼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

氣以數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可謂天子以大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鄉大夫之聘出國則解數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禮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屬士喪禮有數宗廟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數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至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喪數異也。數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又名祖。時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祀。數祭行道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先言出宿者。

見飲餞為出宿而設。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姊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姊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姊妹輩行者乎。
麟樓娣姪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詩傳闡曰。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誕妄。與鄙見合。○或諸侯次女以下俱為媵。且及

姑姊者亦嫡嗣也。及臣其伯叔兄弟之義乎。然據禮大夫士娶俱有娣姪。其又何說也。

○出宿于于。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遊。臻于衛。不瑕有害。賦也。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遊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華谷。敬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牽謂塗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

麟按牽轄同。叶下介反。于言二字一韻。牽邁衛害四字一韻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駕除也。○既不取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鄭箋茲此也。

麟按歎它消反。與上泉叶。亦二字一韻。漕徂侯反。與下悠悠憂叶。亦四字一韻也。肥泉衛水。須漕衛地。四句新作兩對。永歎是長悠悠之思。亦是長尤非牽耳。後二句另起是冀望之意。故曰安得非絕意語。○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濮渠東逕須城北。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括地志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大全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閉門之

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疆者矣。然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嚴緝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為禮矣。

大全孔氏曰。宴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宴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六帖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凡詩中暗比甚多。不能一一分疏。大率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為比而遂明言之也。

麟披艱居銀。反與門殷貧。叶兩哉字。將其反與之叶也。然六帖失載。○講意艱即貧宴也。觀注不另解。可知注中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魯詩世學云。艱叶音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昏也。埤厚室家。誦責也。○王事既適。我美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實貧又甚。軍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鄭箋國有王命使使之事。

孔疏此王事不送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後。皆王家之事。猶揚也。云王事靡盬。

○王事敎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惟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敎猶授。擲也。遺加。橫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揚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備之忠臣至於寔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主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對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雩雪威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且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麟按此詩三章亦俱指此行戶郎反與涼雩吐徐與且叶也

○北風其喞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比也喞疾聲也雩雨雪分散之狀歸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軍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軍則貴者亦去矣

太全問狐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
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擇女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
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擇此女之美也

嚴緝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曹氏曰
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茂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植美而言
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萋而其萋亦美且異然非此萋之為美
徒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麟按貽與異叶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燕婉之求遠條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瀟瀟盛也燕安婉順也遠條不能俯疾之醜者
也蓋遠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因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
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
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此伋為燕婉之好而反
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釋文新臺修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
臺

詩經說文

卷三 國風

衛

新臺

孔疏此時及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歐義蘧條偃人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僂侏儒蒙眛瞽瞍聾瞶僂昏之類皆是人而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疾大全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疊山謝氏曰蘧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以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不道亦非个形也

通解于雪山曰蘧條今龜背

麟按疑作龜胸既攷讀詩一得信然通解誤也○新臺通典云魏州黃縣水經注鄆城北岸寰宇記濮州鄆城縣北十七里與

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亦無定說○鮮想止反與此瀾叶不鮮疑如言天壤之間乃不鮮此人甚惡見之詞也據後想反通頑宣姜元是惡物此燕婉云云者但為初至時言耳

○新臺有泗河水流燕婉之求蘧條不珍

賦也泗高峻也澆澆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巳也

輯錄臺在河上曰此曰泗皆從水義此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

泗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鼎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通解于雪山曰戚施今駝背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故

此
本全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宣姜懲其蔽而乃
有矧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二
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
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蠻幾
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說通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為齊人之
詞愚謂不然詩至宣公个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
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矣

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
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夷姜宣公父妾公烝之
生伋見左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
莫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
及朔朝與宣姜相初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
之汲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
也

孔疏傳言二子爭死之由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此言怨

彼許公傳言構及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想之也此言先
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羊服虔云羊衛東地則羊與隘一處也
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
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字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
子載其旗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
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旌而
先言白旌者或以白旌為旌節也

才全景葛洪始加多為影字

麟按集傳景叶舉兩反字彙篆上聲夏侯湛抵疑九夷之從羊
化猶洪聲之收清響叶黎苗之樂南夏若遊形之招惠景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
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故而曰中心養口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
時之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則其中有無限含蓄有無限傷悲
寥寥數言恰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麟按疏義大全逝字本與害叶今讀誤然逝字無考據字彙害
又叶以智切音異而引此詩為證則是害與逝叶也然害亦本
音下蓋切孩去聲云讀誤恐未安耳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教
賢者自受其害六韜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柳下惠誅
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雖遇三黜終不變兮則叶與舟同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
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
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
何哉

嚴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
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
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
為王惠公奔温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
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
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成狄
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

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在席之禍
一至於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麟按詩傳闡曰伋壽之爭相為死左史載之詳矣宋容齋
洪氏自生疑實曰衛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六年卒凡
十有九年其姦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姪亂
而伋即以次年生壽桓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
已能同毋譖免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
辦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為之耳按洪氏殆考之未悉
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為代者也莊
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
其春桓為州吁所弑州衛父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

立然則晉之悉夷姜而生後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
即位計及年且長因以為世子新臺之築非此時亦或不
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兒使而
朔之能同毋想兒固無足怪然則讀書攷古據其一偏皆
易為惑耳洪容齋邁說通解亦載之見傳聞乃洞然也但
當桓公嗣立之世宣為弟安得奄有其父之妾至與生
子而又居然育而長之即昭伯頑烝於宣姜生子者五人
雖存其說而亦未敢深信也要是無其理即不敢謂有其
事耳○洪氏所疑要又本左傳孔疏然彼是設為之辭以
辨宣公非莊公洪自誤讀耳宣公莊子桓弟而注疏引世
家乃云桓公子晉諸本相仍無一正之者又何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
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
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施土
則無恤鄰之義簡方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
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負歎於呼渡河
野處之危矣不待諱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說約卷三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四

不倉顧夢麟纂述

常燕揚 藝泉訂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與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兩，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戕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

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其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疏義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

木全白音信廣韻注曰頭會腦蓋也○孔氏曰夾角故兩髦也去既殯而脫髦諸侯小飲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

脫之服成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初時鬻兒生三月剪髮

為髻男角女羈夾角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偽髻俗本誤刺為髻以髮作偽髻垂兩脅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

是也髻音采○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

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事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

可解而慮可釋矣麟按河儀他一韻天人一韻儀叶牛河反天叶鐵因反也

況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與也特亦匹也愚邪也以此為愚則其絕之甚矣○大全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

治之謂亂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大全華陽范氏曰哀亂之世法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鄭風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伯棄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麟按詩傳闕曰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左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和為衛公按此所傳者訛耳武公之睿聖雖論定於既沒豈其惡始而以晚蓋計即位之時已年餘四十弒兄何事而猶躬自冒之且共伯若然于篡則共姜之哀誓悽惋

寧僅如斯已者况王藻云親沒不髦若釐侯既葬則共伯何為尚兩髦乎今觀詩傳云世子未立而卒益知史氏所紀為誣而武公之盛德固未易少訾矣乃兩髦之說亦有可商者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釋禮者以為此即髦也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小子之禮及親歿始猶幸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平藻云親沒不髦此亦未為無據郝冲與辨之曰古者幼學稱髦上猶今之垂髻也兩髦非也垂髮作雙髻字取象形齊風甫田搃角水兮是也共伯以搃角以共姜在室父母欲以別嫁亦情也未嫁誓死人情所難故風首

列之漢儒解兩髦為剪髮夾白夫禮言髦多矣其皆剪髮
 夾白者耶按郝氏此解實為有見蓋髦之為飾子事父母
 誠有之內則所云鷄初鳴櫛縱笄搃拂髦冠綾男女未冠
 笄者亦櫛縱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縱笄搃文紳
 并不言拂髦則髦為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
 飾親在則存親沒則去似信然矣至於兩髦則無所見漢
 儒以初生之髻無兩脅之上者釋禮之拂髦而又即以此
 釋詩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櫛繫數髦
 於額端無貴賤皆然成何法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綾化
 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
 髦而搃之為角斯真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

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以
 自誓所為難能而可貴也夫共伯誠以總角卒即其齒長
 武公無幾猶當在厲主之世凡詩以時世為次柏舟固宜
 先淇澳矣亦足為衛風生色矣此辨大是存之且集傳本
 毛氏亦但云共伯蚤死未言被篡也或未嫁事無據耳胡
 休復亦曰孔呂據史記辨武公和篡弒之事毋論武公睿
 聖不可長誣第其歲做在九十五之年存位凡五十五年
 則即位當亦四十餘矣共伯其兄則又長共姜不得獨少
 何欲奪之嫁乎按周厲二十二年衛自伯卒釐侯立十七
 年恭伯餘卒宣王三年齊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武公是
 共姜之父名燾十有五年衛釐侯卒武公和立則共伯固

卒於釐侯之前矣。必年未及壯，故父母不忍其女而思嫁之。其兩髦義未詳。○魯詩世學說與傳闡略同。蓋世學為宋章稷謚清敏。我明豐熙先後探著尤信。詩傳之深者其闢毛鄭及近世楊宗、王直蔡清季本之倫，不遺餘力。然猶鈔本未板行，或肇敏亦未見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其醜也。

與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入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釋文：頑，宣公庶子昭伯名也。

孔疏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未人許穆夫人。

嚴緝：惠公朔，即烝及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及，妻言話也。謂此一段話也。

大全本草曰：蒺藜一名即藜。注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東萊呂氏曰：前漢梁主共傳應劭注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今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麟按：興理亦至四句便止。下一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也。○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孔疏曰：衛宣公以隱四年立，桓十一年卒。終始二十年耳。即位之後，乃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朔既有兄

知其蓋年十五六耳。亦可。燕證生後。非宣既立後。事也。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杜注曰。昭伯不可。道集傳叶徒厚反。字彙頭上。穀。

○墻有茨不可襄也。中藹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墻有茨不可束也。中藹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揚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豈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公

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

其為訓戒深矣

太全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此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藹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其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麟按。夷姜必齊女。而夷謚不從莊者。莊姜正嫡。夷姜媵也。然當桓之世。與宣生俱。既死得謚者。宣宣已奄。而有之。如唐高宗之於武才人。不繫於莊。稱父妾者。特本其始而言之乎。乃宣姜從夫之謚。告然君母。以庶子烝之。至五子

女俱在宣公既沒之後。又曰宣姜者何也。意此等必有附會以甚其惡。又黃才伯曰。其事則不可道。然其疾惡之心。則可尚。則所以存是詩者。意尤在此。不在彼。馬讀首姑舉。要可耳。○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惡於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燕刺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無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玼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泚。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孔疏。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少操矣。服之以洗。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也。髮與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漸笄也。故追

師又云追衡并注云王后之衡并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并
 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并言瑠
 者以玉加于并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此副及衡并與瑠飾
 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以瑠字從玉則瑠為并飾
 謂之瑠者瑠之言加由副既并而加此飾如漢之步搖之上飾
 也言六瑠必飾之有六據此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
 定

大全廬陵羅氏曰純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瑠以玉為之以纊縛
 之而垂於純懸之當耳縛音蒙同卷也

通解首五句且足象服即副并六瑠不泚不可顯言其淫亂只
 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為渾厚得旨

斷按名物疏追師後鄭曰王后之衡并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
 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并卷髮者此詩毛傳云
 并衡并蓋駢引追師追衡并之文以見并之為玉也衡并二物
 衡垂於當耳并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并為一云并垂於副之
 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此乃釋衡非釋并也然其辨亦略本
 嚴華谷○王后之衡并皆以玉為之言衡與并皆以玉為之也
 禮書圖甚明并長尺二寸禮書又引孔穎達說曰婦人首服有
 衡則男子首服亦然王后之衡以玉則天子之衡亦玉諸侯以
 下未聞然則左傳言衡則繼以純并師士冠禮言并則繼以絃
 是衡有純并有絃也皆與前說合絃鄭氏曰辰組為絃乘為飾
 ○副并六瑠副字易解并六瑠三字據上絃結亦不得其說陸

聚岡曰副之旁有并并之上加以六玉為飾注中以純懸瑱是
 解并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
 方出况純既屬衡不屬於并直略之是也但據禮書圖并只是
 一根簪耳六珈是以玉加於并而為飾并上固無可加之地或
 當因并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加之於并者言并之外
 又有所加非即加於并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副是一項并
 是一項而六珈又一項副旁有并并外有玉以外字換上字自
 明也餘即連衡字亦闕之勿混為佳○珈佗河宜何一韻珈叶
 居河反宜叶牛何反○象服雖即指副并六珈然副并六珈亦
 是舉一概餘之意非象服止此而此外即無象服也亦要看得
 活○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并連文也追皆

海玉之名言治玉以為夫人之衡與并鄭注曰惟祭服有衡垂
 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純懸瑱本無并字此孔疏誤入賈疏
 又曰案詩有副并六珈謂以大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則珈
 又以作霍字非即加之之物名珈也禮書又曰漢之步搖以金
 為鳳下有即前有并綴五采玉以垂下行則動搖魏晉因之隋
 改為花樹之數唐加太花十二樹象袞冕十二旒雖古今制不
 同六珈之義差可彷彿矣○并者有絃者弁師疏曰以一條繩先
 屬一頭於左旁并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并上統
 之合解曰以玉為并橫貫於紐以采為絃綴於并之兩端而結
 於頤下豈此婦人則否與追師疏曰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
 鞠衣以十雖無衡亦應有純以懸瑱則又所別之至明大氏弁

師主王而追師主后也。追師疏又曰：并既橫施，衡垂可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筭言橫，據在頭上，此衡則訓為當耳。據在身，豈為從，此衡則為橫。

○班兮班兮，其之翟也。髮髮如雲，不膚髮也。玉之鎮也，象之飾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班，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冀，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膚，潔也。髮，髮也。人少髮，則以髮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髮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攝，所以攝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獲猶鬼神也。

孔疏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

是也。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攝，故云所以攝髮。鄭云：佩其象攝是也。

嚴緝若令之冕兒

麟按：嚴氏輔氏此言其者，承上文指宣姜也。云其之翟者，按王后六服：禕衣一，揄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祿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為飾。素，質五色皆備，曰翬。翬，質五色皆備，曰揄。揄，禕衣。畫翬，揄翟。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治，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揄翟。闕翟，無禕衣也。類攷：曰王之吉服九，九陽之窮也。后之吉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不裳之色，異后之服。

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未純一故也玉之服禕而無
裏后之服裏而不禕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翟雉名爾雅曰伊
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緇三翟禕衣為上榆狄次之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
風以其制屬于榆禕也○侯伯夫人榆翟者言自榆翟以下也
子男夫人闕翟者言自闕翟以下也若止服榆翟闕翟則下章
無展衣矣緇即榆狄即翟榆或又作榆誤○淇與充耳瑋瑋注
瑋瑋美石也天子平瑋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瑋是服之盛也
且上章云以純懸而屬之衛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瑋玄統黃
纁卿大夫瑋玄統青纁士瑋玄統素纁則衛夫人瑋亦玄統黃
纁可知象今用以牙而掃云骨則不知何據○揚眉上廣也徐

玄苞曰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黃才伯曰又兼之揚眉而上
廣亦同然未免稍牽強愚意只作眉上開廣亦可也○玼翟鬢
掃皆帝一韻翟與替俱叶去聲中州語固如此○名物疏按弁
師云諸侯手瑋鄭注冬官玉人云公侯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
石則諸侯得用玉毛云諸侯以石蓋失之然麟致四玉一石二
玉一石者因上圭璧而言非謂瑋也
○瑋字瑋其之展也蒙彼縞締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類
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瑋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
也縞締締之盛感者當暑之服也繼祥束縛意以展衣裳締結
而為之繼祥所以自歛飾也或曰蒙謂加締結於襲衣之上所

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頰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君之德也。

乳疏締者以寡為之。精曰締。麗曰給。其精尤細靡者。締也。言細而縷縷。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

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倚嗟。傳曰目下為清。

說通毛云。展以再殺為衣。孫毓因之曰。禕衣赤。揄翟青。闕翟黑。勳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

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云。璫。玉色鮮白也。若後此則色當歸鄭。不歸毛矣。

麟按。展衣在外。締締在內。清揚頰亦作。三項說觀。孔氏眉上眉

下之云。益信。訓上為高。非正也。展裨頰媛一韻。展裨媛俱叶平聲。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乎土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

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官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俗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麟按諸書。唐蒙女蘿菟絲。王女松蘿。兔丘兔蓋菟縷。赤網菟縷。亦十一名。然依各物疏。本草草部有兔絲木部有松蘿。俱名女蘿。蓋名同實異也。小雅所稱之女蘿。正松蘿。非兔絲。即與唐異。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沫邑。書酒誥云。明大命於妹邦。疏妹與沫一也。淇之上矣。之上叶平聲。然木帖云。末句獨韻。收又必有據。○三章俱孟。或云亦以惟嫁長女耳。乃有齊季女為太夫妻。未必非世族。

○爰采葑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春秋或作如。蓋祀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麟按各物疏。按古傳。定十五年秋十月壬申。如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穀梁作如氏定。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大全安成。劉氏曰。孟妻孟弋。孟庸亦北。言貴族也。自所私之人。

非必當時實有此二姓之女也。說通詩故曰庸。即鄭女亦國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正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與也鶉鶉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類人謂公子頑

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

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孔疏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相隨疆疆然各有常

匹不亂其類

嚴緝山陰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李氏曰鶉性不淫

麟按此反與兄韻今屬庚轉陽是與疆叶也。字彙又盧王切音荒。釋名兄荒也大也。青徐人謂兄為荒。又叶康良切音香。漢語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惡

典也人謂宣姜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

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

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

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凶矣。胡氏曰。揚時有言。詩

截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

詩經見

卷四國風

十四

載

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止
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造
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檢之以日作于楚宮樹之椽栗栢桐梓漆是
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
時可以營治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發度也樹八
尺之臬而度其日之中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
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漆栗二木其實漆小栗大
皆可供邊實栢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栢楸之疎理白色而生于
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

為彼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
之蘇氏曰種禾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太全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

○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
又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

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

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至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孔氏曰古人

云水地以懸置槩以懸臈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添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

既定乃為位於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

詩經句
卷四
賦類

言言言
焚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焚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居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求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韓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位，不敢苟也。○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作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斷琴葉三枚，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

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楮，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盛之，汁滴則成漆也。

說通管建種樁不平，樹之三句，是美綜理之周。爰伐琴瑟，必言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只琴瑟必有待於此也。今人因伐琴瑟，遂增出寶蓮豆，又以為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未嘗有此意。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雲，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賦也。唐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堂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延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

寺聖境內
卷四
十一

華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減善也。○此音本其始之望景觀。以而言。以至終而果獲其善也。

孔疏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倍二十八年在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掌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野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異河之東。兖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

○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高下所倚倚。○東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攷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攷之以日復定其官室之方向也。

說通望楚堂審一國之形勢。景山京定一國之方向。麟按此章注雖有望景觀卜之說。不可不四項作玉。驅經從傳。自矣。語氣蓋詩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而此篇各上四句一截下三句又一截。判然不明亂之。則非也。又三章各上二句一韻下五句另韻。俱首尾一律。虛起。高反本與楚叶。又升。虛望楚平對京。居良反本與堂桑滅叶。而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亦平對上。以一項對一項下。以兩項對兩項。斷然不易也。降觀。

三句自作一氣通下。若必以望景觀下作四下平對而未句總承如通解講意之說牽彊不成語甚矣。○一二以升望為對三四以望景為對至此始脫去升字也若三句對一句如何成文字。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重心寒淵。驟兆三千。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人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捺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驟。○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與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兆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

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明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驟兆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鄭箋星雨止星見

呂記靈雨李氏曰好雨也

嚴緝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養生故謂之好

大全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速之計。

麟按此章亦宜。炤上兩章首二句以零人為韻下五句以田淵千為韻方見自然。集傳并驅田淵千以從零人為下韻而六帖

從之。似不必也。第三句轉。處無韻。則誰謂。若母。逝我梁。固有。然者。又不可拘。○靈雨既零。命彼倌人。二句宜讀。斷命之辭。已藏。在內。星言夙駕。說于桑由。另起。是敘事之辭。言文公遂於。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桑由。平說。是。兩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八字作一氣。而又喚下。未了。經人字。注此人字。斷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實。驗於政事。而驟。此云云也。塞淵。秉之於內。只是心。而見。之於外。則為事業。故云然。

定之方中。三章章三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

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會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木布之夜。太角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教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孔疏。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祈子。瑛與寧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賞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我。子伯為右。黃英前驅。孔嬰齊殺。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

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瀆，杜預云廬舍也。言國
 都片滅，一舍於此也。此渡河處，瀆戴公時也。唯傳言戴公
 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演立其弟文公，
 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傳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
 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
 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閏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
以夜中言徐若自勵也
 之衣大布之冠，服慶云戴公卒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
 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
 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而為之謚
 者與繫世者異也。
 大全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王度地之切

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卒章
 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
 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
 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
 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
 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馬允城，驟北三千，則是
 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
 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也。蝦蟇，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霓，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
 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也。虹也。虹隨日，

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蝦蟆在東而人不取。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此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六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以婚始之大禮也。只消如此說。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此也。齊。牛也。周禮十輝九曰。齊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豈。且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慮之氣有害於陰陽之氣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大全春官注。賦。復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旁之

光氣。一曰侵。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

三曰鵠。日旁雲氣刺目。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玉珥。五曰闇。日

月食。六曰曹。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隳。虹也。十曰想。樛氣有似可形像。輝音運。○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忿。男子之

欲。是不能自守其言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

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禽。麟按。信命。集傳俱。十平韻。四句一韻。然人姻。下韻。信命。一韻。兩

句各叶似近自然。○結處忽說道學奇。

蝦蟆三章章四句

概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典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

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疏義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典也。

麟按亦反與至二句止三四另轉以痛責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典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遄逸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了了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界之

賦也子者特出之貌于旄以旄牛尾注于旗之首而建之車

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此織組也蓋以素線織組而維之

也四之兩服兩駮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

界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波其所見

之賢者將何以界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麟按干詩記李氏曰與竹竿字通用爾雅亦作杠素錦綳杜是

也綳韜也廣雅曰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又爾雅

注旄首曰旌郭璞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緝旄者

牛尾也以旄牛尾為之是旄之解也然既曰旒者牛尾又曰以

旄牛尾為之者。則釋畜獵牛。郭璞注。旄牛之髀膝尾皆有長毛。牛之屬固有旄牛也。或是旄牛。而又以其尾為之。故兼言之耳。紕。織組也。則紕是實字。然曰以素絲織組而維之。又以實字為虛字。夫蓋紕字義伏素絲內。而維字義伏紕字內。下章組之。更是顯言義宜同也。內則注。組亦織也。又云。組紕皆為條。則此當從徐義。素絲紕之者。通解云。維此于旄。使不渙散也。講意云。建于車之旄。則素絲以紕之。載夫旄之車。則四馬以載之也。凡此皆大夫常儀。而特以在浚。遂生精彩。須識此意。何以昇之者。不帖云。見得經紕之蘊。非淺近所能窺。廟堂之計。非道路所預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亦未盡。詩人之旨。蓋下賢之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為賢士慶。

其遭際之際。其意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請教於詢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

○子子于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賦也。漢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旒。旒下屬絲。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呂記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旗。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

太全。綵音衫。旗之體也。○孔氏曰。三章五文也。畫旄則有旒。旒言旗則有旌。旌矣。○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旗。攷工記曰。鳥旗七旒。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旒。綵之上也。

麟按百官載旗本以治兵即司常之文亦謂大閱及祭禩會同
 賓客所建皆國之大禮大夫見賢無建旗之制也豈亦取叶韻
 兼欲誇大其文不甚碩瑣細與旂字彙音由旌旗之末無者又
 音智冕旒而於旒字下又云音智旌旒綴垂者龍旂九旒雀七
 虎六周禮注疏亦曰旒音智則必古人旒旒字通也且旒旒旒
 體而旒下屬旒必在上旒必在下爾雅又曰纁帛旒注曰纁帛
 絳也纁衆旒旒屬是蓋以絳帛為旗體而衆旒繫之旗象鶉火
 其屬七星故七旒也旒取下垂亦與冕旒同義耳禮書曰揭
 旗以紅綢紅以錦正幅為旒屬旒為旒旒亦曰旒旒以纁則旒
 績矣左傳曰績旒是也其說更明不煩別簡績黃同深赤之草
 也績旒即今紅旗蓋取深赤之草為名旒少昧切音佩旒同

○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于旌蓋析翟羽鼓於旗于之宜也城都城也祝
 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鄭箋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
 疏義析分也分其羽而間綴之
 太全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上則于之上有旒有羽又
 爾雅注旒首曰旌則于旌于旌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
 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
 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麟按五馬行春朽索六馬雖於傳有之然此處只炤朱說不必
 畫添

于進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致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可本云。

大全安成劉氏曰。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齟齬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于旄之詩。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漚。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聞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言

衛侯于漚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孔疏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以生見獲。故言之也。嚴緝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麟按。只言宣姜之女。妙不可曰宣公之女。不必曰昭伯之女也。與左傳言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漚。同漚。叶相侯。反魯詩世學自尤切。

○既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闕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賦也偏高曰阿丘蕪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正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蕪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必

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呂記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性情之常而尤之也

麟按行亦叶戶郎反魯詩世學音杭○偏高阿丘釋丘文邢疏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本右前後者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野之

賦也芄芄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

野而涉茫茫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
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
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知使我得自盡其心之
為愈也

呂詒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咎之辭
嚴緝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所之錢氏曰之
適也

六帖衆釋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
麟按上章陟丘適衛將返之時此章行野歸而在途之時也何
所因何所至作兩下不說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聚問云如
致書遣人之類曲為謀以代歸咎者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
章六句五章八句蘓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
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
與蘓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
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大全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
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
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願以父母既終而
不得歸則事變之激于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
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

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

麟按泉水之謀諸姬此章之語大夫皆為設詞非實事也

然錄詩之故重不在此只要見其不敢犯義以歸寧雖圖

救猶是第二着耳通解云此與齊子本嫁魯詩載齊風同

而美惡異可謂深得此篇之精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紅說終卷四終章章六句

